

八德園憶往

莫類先（資深外交官）

澄清傳聞特此為文

最近一位朋友從中國捎來一份參考資料，裡面有一篇文章，題為「怪才張大千弄花世人眼」主要說明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（以下簡稱「大師」）常賣仿製品或贗品來圖利，並引述「曾任駐聖保羅的一位台灣外交官」或「國民黨外交官」的話來證實。

性情中人張大千

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於役聖保羅任總領事時，確與大師有一段交往。因此我願在此略述大師與我交往的經過，對我大陸寫文章的人都喜歡寫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那位朋友的鎖定予以澄清。

以提高自己的身價。我很清楚我的身價多少，若欲借大師之名予以提高，讀者豈不嗤之以鼻，雖然大師確曾把我當作他的忘年之交。我終於選擇了「八德園憶往」這個題目。

八德園是大師在聖保羅慕義市（MOGI DAS CRUZES）所經營的一座莊園，作為他退隱後修心養性之所。園址離市區十餘公里，只有土路可達，蓋大師交遊廣闊，為了遠離塵囂，不願人門常去騷擾

忘年之交才華洋溢

以提高自己的身價。我很清楚我的身價多少，若欲借大師之名予以提高，讀者豈不

張大千把MOGI譯為摩詰，以紀念詩人王摩詰，譯音亦較正確，園內原種有柿子。他認為柿市有八德，故名為八德園。但柿樹子成熟時，滿地皆柿果，連插足亦難，若請工人摘下出售，則入不敷出。後來索性把柿樹割除，改種細竹，竹稱君子。

區十餘公里，只有土路可達，蓋大師交遊廣闊，為了遠離塵囂，不願人們常去騷擾，故選擇此僻靜地區。

張大千年輕時，其父曾強迫他到日本學習紡織及印染。研習四年，雖技藝精湛，但非所好，頗感無奈，乃遁跡空門，投身松江禪定寺，法名大千，後又轉入杭州靈隱寺，不久，他發現佛教不是他終身理想歸宿的那麼完善，乃即還俗。作了一百天和尚，就到上海投靠其兄畫虎專家張善

，獲知其習畫過程。

張大千年輕時，其父曾強迫他到日本學習紡織及印染。研習四年，雖技藝精湛，但非所好，頗感無奈，乃遁跡空門，投身松江禪定寺，法名大千，後又轉入杭州靈隱寺，不久，他發現佛教不是他終身理想歸宿的那麼完善，乃即還俗。作了一百天和尚，就到上海投靠其兄畫虎專家張善

，獲知其習畫過程。

生門下習畫，學詩和練字，一時大師的詩、畫、書三絕傳遍上海。

張大千因崇拜石濤，研究石濤，臨摹石濤，曾以仿製石濤的畫，瞞過上海一名收藏家，頗自鳴得意。但中年以後，他不再摹仿，要自成一家，不斷向前躍進，終於贏得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的美譽。我後來探悉大師曾四次結婚，其夫人分別為曾慶容、黃凝素、楊宛君及徐雯波，但並無家庭糾紛。隨他來巴西的，只有徐雯波夫人。

自此以後，我乃成為大師的朋友。有一天忽承籠邀赴宴，同時被邀的還有聖保羅大學文學院院長伉儷（已忘其名）等人。

大師是有名的美食家，其大千雞馳名遐邇，凡在他家主持過炊事的，經他指點都成為名廚，有一位在紐約開設餐館，生意鼎盛。

宴會那天，他把我安排坐在他的左邊，便於交談，雯波夫人坐在右邊，替他擗菜。

因為大師病目，醫囑有的菜不能吃。但當夫人偶然離席時，他便偷吃一筷子，

可見他仍不失赤子之心。

飯後陪我們遊八德園。園中有人造水池，池中養有一對白天鵝，悠然自得。旁

有亭臺，饒有中國意味，所有樹木花草，都經他精心設計，有的奇石盆栽都從國外運來，不少來自日本。有一「筆冢」是他經常倚靠休息的所在。他指看另一小池說，當此池水滿時，他必財運亨通，屢試不爽。

大師另外養有一對德國犬，高大壯碩。前述資料中，說他養有一虎一猿，我未見過。大師不知園址已預定為水坝，不久必需撤除，幾經交涉，僅延遲數年。故大師終於撤離，遷往美國西岸離舊金山不遠的一個市，建環翠庵。後來又遷往台灣台北故宮博物院附近，建摩耶精舍。現巴西八德園已成澤國矣。

我於一九七二年離開公職，當時他在

美國西岸環翠庵養疴，聞之特以鉅幅墨寶「靖節松菊圖」寄贈，題曰「六十一年端午，左目割治復明，欣然寫此靖節松園圖，遠寄類先仁兄，當為一笑也。大千張爰」。他把畫寄給他的學生孫家勤教授，孫教授裝裱後轉交給我。我為感念大師的深情厚誼，以「其妙」為筆名寫了一短篇小品，在美洲華報副刊發表，題為「五不先生」。現此靖節松菊圖掛在我的客廳中，

的客廳牆壁上還掛有畢加索贈給他的畫。

大師尊重中國傳統，始終忠於中華民國。他的作品，只寫中華民國或甲子年號。從未寫過公曆年號，他在畫的一張梅花圖上題了一首詩，那首詠梅詩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詩句如下：「百本裁梅亦自嗟，看花墮淚倍思家，眼前多少頑無恥，不認梅花是國花。」他疏財仗義，于右任先生稱他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椎」，因為他收藏的書畫骨董，價值連城；而有時身上一文莫名。他交遊廣闊，上至達官顯宦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有他的朋友，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。

畢加索，當他在歐洲舉行畫展時，確曾應畢加索之邀，至其家共餐，兩人並互贈墨

寶，畢加索極力稱贊中國的繪畫藝術，他的客廳牆壁上還掛有畢加索贈給他的畫。

大師尊重中國傳統，始終忠於中華民國。他的作品，只寫中華民國或甲子年號。從未寫過公曆年號，他在畫的一張梅花圖上題了一首詩，那首詠梅詩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。詩句如下：「百本裁梅亦自嗟，看花墮淚倍思家，眼前多少頑無恥，不認梅花是國花。」他疏財仗義，于右任先生稱他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椎」，因為他收藏的書畫骨董，價值連城；而有時身上一文莫名。他交遊廣闊，上至達官顯宦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有他的朋友，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。

我於一九七二年離開公職，當時他在

美國西岸環翠庵養疴，聞之特以鉅幅墨寶「靖節松菊圖」寄贈，題曰「六十一年端午，左目割治復明，欣然寫此靖節松園圖，遠寄類先仁兄，當為一笑也。大千張爰」。他把畫寄給他的學生孫家勤教授，孫教授裝裱後轉交給我。我為感念大師的深

情厚誼，以「其妙」為筆名寫了一短篇小品，在美洲華報副刊發表，題為「五不先

中 晨昏相對，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。大師已
外 於一九八三年離我們而去，如今只有睹物
雜 思人了。

現在我將前述參考資料有關詞句抄在

下面：

曾駐聖保羅的一位台灣外交官說：「對張大千來說，仿製不是犯罪，他會說，『那個想買仿製品的人才有罪，為甚麼他

想買一個去世畫家的作品？難道只有死人的畫才算傑作？』他會說：『我不是摹仿，我是再創造，這是我的畫，一百年後，你也許認為我的畫比原作還要好』。」

那位國民黨外交官說：『張大千是一位不同凡響的人，他說：『我還活著，所

以我不能以出賣贗品那樣的高價賣我的畫，而我養家需要上百萬的開銷，』他有很

多男男女女的學生。他的子女眾多，他還有多位妻子、秘書和護士等，他對我說：『他認為那些買他贗品的人很傻。』讀者諸君，你們認為上面那些話對一

聖文叢書

張大千傳奇

王成聖 樂怒人 編著

廿五開本 穿線平裝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本書爲王成聖、樂怒人、張目寒、羅才榮、劉昌博、王天循諸先生精心傑作，曾在中外雜誌及時代文摘刊載，極受讀者歡迎，茲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要目：王成聖·張大千的故事·樂怒人畫傑人豪張大千·大千名作「廬山圖」·大好人張大千·張大千趣談·奇人妙語歡心事·張大千的風趣·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·元老·大師·手足情誼·張大千的口福·豔福·三張一王的「轉轉會」·郭小莊痛哭張大千·張大千談畫·畫說·王天循·張大千登峯造極·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·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·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·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·郎靜山追憶大千先生·黃杰我懷高士·黃天才張大千爲歷史作見證·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·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·張目寒雪盦隨筆·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·馮幼衡他美化了有情世界·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·張羣輓張大千·葉淺予關於張大千·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·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·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·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·賓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·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·巴東張大千小傳·朱岐山張大千年表·附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一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